

物讀生學中

作文描寫辭典

劉鐵冷著

674

上海中華書局
上海錦章書局
上海中華書局

作文描寫辭典

第三編 社會描寫的指導

社會，可分做集團生活和個人生活兩大類：都市是工商集團的所在，鄉村是農林集團的所在，城區是士紳資本集團的所在，其他如家族的集合，宗社的集合，企業的集合是各有人爲的組織而成的，我都歸做集團生活中；男女老少，以及羣衆的衣食住行，和戰爭的忠勇奮發，都歸做個人生活中。

集團生活如何整齊清潔，在中國還講不到，都市和城廂的建築，尚且是人自爲政，街路沒有一定的寬度，房屋沒有一定的式樣，園林花卉，更是無從尋覓。寧紹的街市，是廁所和商店的間隔成比例的，江北的城區，是廁所和廚房的結構相鄰接的，衛生如此，怕是各國所無。鄉村的豬圈，牛棚，糞坑，是更不必說。這都是政府沒有劃一的市政，不加限止的緣故。如能推行首都的建築方法，某處爲商業區，某處爲住宅區，民房分幾種式樣，街路留幾何寬度，那末不到十年，都市，城廂，鄉村，自可到處整齊清潔，和英美一例了。

因此我們要描寫人們集團的狀況，該觀察各省的習慣，須知道北人有北人的組織，南人有南人的組織，北方的房屋，愛宮殿式，南方的房屋愛西洋式，北方的園林，多蓬萊，太古，不南，不南的園林，多四

時花卉，總之，北方的大建築，雄偉樸素的居多，南方的大建築富麗堂皇的居多。我們不問走到都市或是鄉村，該考察他們形式的不同，更該考察精神的所寄，考察到幾分，描寫的成績，便也達到幾分，不是可以空說的。

個人生活，自也形形色色，不可賅括的說。我們準備描寫這人，先須觀察他的性格，行為，和動作，非體貼到十二分的透切，不能有中肯的語句。材料方面，大約要趨於新的一途，從前都是男子的作品，所以專寫女子的美，而且多是智識階級的男子所寫，所以農工婦女的生活，也是無人注意的，現在就不是這樣，該在下層社會裏去發掘，該在人所不注意的地方去注意。外人有專門描寫性生活，著名於世的，如俄國的萊蒙諾夫 *Lermontov* 是。現在的林庚白却正在這上面用功夫，須知道出名的方法雖甚巧妙，但是在中國民族萎靡得像睡獅般的情勢下，是不可學步的。

再舊的描寫文字，如紅樓水滸，多提出一個性格永久不變的人物，去應付各種環境，這是靜的描寫法。現在却是動的描寫，就是人物常隨環境而變動，改造。例如先前是一個誠實的人，一經都市的陶鎔，性格行為，頓時變化了，另成一種新的矩範，這也是新寫實主義的要點。因為古昔是閉關時代，交通不便，人的性質拘執古樸，理所當然。試看鄉曲小兒，到上海一年間的情形，和二三年後的情形，是如何的不同，便可體驗這方法是對的。

這社會的描寫，包含極廣，決不是可以一一指導的，所以隨我見聞所到的地方，掛一漏萬的說了幾句，須知除自然界外，都是社會的範圍，要特別注意才是，列社會描寫做第三。

集團生活描寫的範文

A 都市的描寫

●繁華的都市

大都會所給與我們的，不消說，便是一個五光十色，像萬花筒一樣的集合體……各種奇特刺眼的色彩，真使我們的眼睛應接不暇。例如大商店裏的窗飾，汽車馬車的油漆，活動寫真的大廣告，太太小姐妓女電影明星綢緞的衣服，都好像在那裏競奇鬪豔，互相比賽的樣子。（張若谷都會的誘惑）

我門睜着眼睛看吧：洋房是如何的矗立雲

作文描寫辭典 集團生活描寫的範文

霄，既高且大，而更莊麗！馬路是如何的平坦寬闊，既光又滑！橋梁是如何的堅牢美觀，寬大雄偉？這些都足使見聞鄙陋的鄉市中人驟然見到了疑是做夢。此外，還有油光雪亮的汽車，來去真似一陣風；京戲院，影戲院，遊藝場，日夜的紛陳着有趣的玩意兒，只愁你二隻眼睛來不及過目，決不愁有了眼睛沒有有趣的玩意來看；大銀樓的玻璃窗裏，陳列着華貴飾品，多惹眼？大綢緞局裏懸掛着的花花綠綠的綾羅綢緞，閃耀生光，多漂亮？種種繁華氣象，那一樣不是窮奢極慾，那一樣不極盡誘惑的能事！（徐國楨上海生活）

從高處俯瞰……成了一張着色的美麗圖

畫。全世界聞名的大場，只成了碟面大小的一方。素號爲立在路的這一邊，望不見那邊人影的大路，竟變成一條窄窄的衣帶。道上奔馳的車馬，有如成陣的趨羶之蠅，至於行人只好說螻蟻罷了。……尾的顏色和樹的顏色亂分辨不清了；不但分辨不清，樹的顏色好像經了水的潤和，竟合屋的顏色滲在一起，眼前只看見一派暈暈的紫霧。（綠漪棘心）

若問脚底下馬路上望去，可看見許多同蟲蟻似的人類，車馬，簇在十字路口蠕動，斷斷續續傳過來的一陣市塵的響聲。（郁達夫過去集）

這裏正是高橋沙一帶，浦面寬闊，小火輪莊嚴地朝北駛去，工業的金融的上海市中心漸漸潮遠。水電廠的高烟囪是工業上海的最後的步哨，一眨眼就過去了。兩岸沈睡的田野在月光下

像是罩着一層淡灰色的輕烟。（茅盾子夜）

●喧鬧的都市

上海的早晨，既不能聽到那清脆的鳥語，陣一陣的清風，半山空谷的回響，千樹萬樹的落葉，及那微微吹動着的簾帷，更望不到樓外青山，蒼蒼然隱在迷霧裏，美麗的朝陽，浮蕩在雲海裏，更不能悠然作思，隨着 Piano 的淒聲，斷續進入夢鄉。只有那如初夏時候，擾擾的蜜蜂，嗡嗡地不休止的喧吵，街中大車的笨重的聲音，街上電車的尖峭的聲音，以及遠處工廠裏的汽筒，悲忿地，激烈地，瘋狂地呼號着。（陳學昭倦旅）

都市睡了一夜，已經在清曉的微風和黃金色的陽光中甦醒過來，又要繼續她一天的活動了。道路兩旁的商店，逐漸的開了門，行人也逐漸

加多，市聲也一刻一刻的增加喧鬧。汽車鳴鳴，風馳電掣的過去，背後蹴起一片飛沙。人力車在大街上東西奔馳，交織出不斷的緯線。一綠淪棘心。

●衰敗的都市

工廠罷了工。龐大的廠屋關上黑鐵板的窗，叫人聯想到瘡毒患者身上的膏藥紙。烟肉矗立在上頭，沒有一絲的烟吐出，像絕了氣的僵尸。商店罷了市，排門不卸，只開着很狹的一扇門，像在過清冷的元旦節，又像喪事臨到了各家一般。學校罷了課。學生蜂一樣蟻一樣分散着，聚集着，幹他們的新到手的實際工作；手不停，口不停，爲着唯一的事，心情是同於伏在戰壕中應敵的戰士。

（葉昭鈞倪煥之）

作文描寫辭典 集團生活描寫的範文

街上不復見電車往來。電車是都市的脈搏，現在却停滯了。往來各口岸的輪船拋着錨，只是不開。輪船是都市的消化器官，同排洩器官，現在却阻梗了。血流停滯，出納阻梗，不是死象是什麼？那班吸血者經幾十年的慘淡經營造成的這有世界價值的現代都市，頓時變成了死的。（葉昭鈞倪煥之）

曇雲布滿了的天空，在萬人頭上壓了幾日，終究下起微雪來了。年事將盡的這十二月的下旬，若在往年，街上各店裏，總滿含着活氣，擁擠得不堪的，而今年的市況，竟蕭條得同冷水泉一樣，過了中午，街上還是行人稀少得很。（郁達夫過去集）

●海濱的都市

頂鬧熱的海岸街道像電影畫一樣的移動，到他們眼前來了。高低一律的西式建築物不住的蠕動，海岸馬路上有無數的走來走去的行人和幾輛飛來飛去的電車。完全是一幕電影畫。（張資平苦莉）

●雨夜的都市

在這一個黃昏細雨裏，只有這一段街上的行人，還沒有減少。兩旁店家的燈火照耀得很明亮，反照出了些離人的孤獨的情懷。（郁達夫過去集）

●新興的都市

新都啊，你的油然嫩翠，到處花香美貌，此刻仍在我眼中閃灼着，嬉笑着！你有的是動人的

古跡，新鮮的空氣，明靜的遠山，蕩漾的綠湖，歡喜的鳥聲，綠得沁心的園地！這是何等令人懷慕啊！（袁昌英遊新都後的感想）

●狂歡的都市

那風雪之夜，恰恰在各處戲館散場的十二點鐘前後……存無數的男女，無數的車馬的雜沓當中，不論怎樣的冬夜，人總感不到寒氣。五彩燦爛的燈火，炫耀得一望無際的街上，真宛如魔界的夢境。在並排着的廣大旅館和菜館的玻璃門中，明亮的燈光，照耀在那不知有多少組的露出白肩的女子，和頭髮理得端整的男人的姿容上。從這邊那邊的大樓街裏，可以看到一手拿着彈子棒，在博深夜的勝負，却不知疲勞的男人的影子。還有在那邊的酒店或咖啡店的粉飾得花

花綠綠的門首，時時見到賣笑的女人出入，絡繹不絕。我佇立在這十字街頭，呆然凝視着這光景。呵呵！在這無論什麼事業，什麼天才，時限一到，都歸消滅的人生裏，只有這青春的狂樂。除此而外，便更無他物！我也曾深切地這樣感到過。（方光 翻譯舊恨）

街有着無數都市的風魔的眼：舞場的色情
的眼。百貨公司的饕餮的蠅眼，「啤酒園」的樂
天的醉眼，美容室的欺詐的俗眼，旅邸的親暱的
蕩眼，教堂的偽善的法眼，電影院的好滑的三角
眼，飯店的朦朧的睡眼……

桃色的眼。湖色的眼，青色的眼，眼的光輪裏
邊展開了都市的風土畫，植立在暗角裏的賣淫
女，在街心飛鼠眼注視着每一個着窄袍的青年
的，性慾錯亂狂的，棕櫚樹似的印度巡捕，逼緊了

作文描寫辭典 集團生活描寫的範文

桑子樓敲着少女的聲音唱十八槓的，披散着一
頭白髮的老丐；有着銅色的肌膚的人力車夫；刺
蝟似地縮在街角等行人們嘴上的煙蒂兒，襤褸
的煙鬼；貓頭鷹似地站在店鋪的櫥窗，歪戴着
小帽的度度兜銷員，擺着史太林那麼沉毅的臉
色，用希特拉演說時那麼決死的神情向紳士們
強求着的羅宋乞丐。

覽賞這幅祕藏的風土畫的遊人們便在嘴
上，毫沒來由地，嘻嘻地笑着。（穆時英白金的女
體塑像）

B 市街的描寫

●清晨的市街

馬路上非常安靜，只有寥落的幾輛裝垃圾

的馬拉的大車，和幾個缺少精神的清道夫。間或有一二家小商店在睡意朦朧的半張着眼去下那門板。地下全爲霧氣弄溼了，四處也氳氳着不厚的雲似的淡白。空氣很涼，然而却正宜人……鐵的輪軋出的大聲，在這安靜而寥闊的空間，更顯得震耳。（丁玲一九三〇年春上海）

●薄暮的市街

夕陽徐下，彩雲在那遠處的炊煙與笛聲中舞跳着，一瞬間一瞬間的領受。街道僅有那三五攜書包的男女小孩，正是歸家的時候。禿樹近火疎影稀微，車夫踽踽向前拉動，向前進行。（陳學昭倦旅）

天尚未全黑，路燈早已通明。燈光極強，距離很近，和內地那些半明不滅的路燈一比，不可同

日而語。不過幾條冷落一些的馬路，路燈更是黯然欲絕，現狀十分淒涼。（徐國楨上海生活）

●昏夜的市街

這時夜已經很深了，他走了很遠很遠，就連洋車也遇不着一輛。霜風如針一般從毛孔直透了他的全身，街燈在霧露中顯得十分的昏濛，黯淡不明。（陳翔鶴他……）

嚴冬的晚上，北風猛烈地吹着。平闊的……路，處處都含着冷意的高大洋房，靜悄悄地排列在兩旁，黯淡的路燈，把兩傍禿頂的樹木，一條一條倒映在地，人行道上，宛如一重重的鐵柵。（張若谷紙門裏的風味）

●繁華的市街

馬路……都是鏡面也似平而且滑，滑而又亮，那些汽車來來去去，都是四平八穩，由路人看來，似乎一枝離弦的急矢，在坐汽車的人自己看來，大概有如騰雲駕霧般爽快罷……兩旁的綠樹，枝葉婆娑，幾乎要把太陽的光芒完全隔住，不使牠照下來。清幽靜美，為各馬路所不及。（徐國楨上海生活）

道路都是柏油路，兩邊也都是高大的洋房。身上穿拷皮短衫褲的中國商人，也到處可見了，短褲露胸的西洋婦人及男子，往來着的也很多了。有一條路上，路燈竟至每離一丈多，便一連六盞，晚上光線，刺着眼睛有些痛。（遠生藝術之夜）

●蕭條的市街

作文描寫辭典 集團生活描寫的範文

太陽已經低斜下去了，出了街市的盡處，那條清冷的路上，竟半天遇不着一個行人，一輛車子。（郁達夫迷羊）

一條狹長的街道，躺在冷清清的午後的秋空之下，很現出了些寂寞的情調。秋風過處，把街邊一二株梧桐樹上的葉子，悉悉索索地吹落在地上，落在地上，又重被微風吹起，只是不息地在空中打旋，引動了幾隻小狗在向他們一跳一躍地狂追。（倪貽德零落）

●炎熱的市街

太陽光已經頗有威力，微風也挾着蜜息的熱氣，寬闊的馬路又是耀眼般白；××感得幾分躁熱了。他到公園門前路中間的電燈柱邊站着，向四面望望，似乎是辨認方向，又似乎是選擇他

的去路。電車疾馳的聲音從那邊霞飛路上傳來。隆隆隆隆——漸曳漸細，消失了，汽車喘氣着飛駛過去，放出一股淡灰色的輕煙，落在柏油路上。和初夏的熱氣混合成爲使人暈眩的奇味。除了這些，一切和睡眠般的靜寂，公園門首的越埔，把警棍挾在腋下，垂着頭懶洋洋的靠在一棵樹幹上；那樣子，漫畫家見了是要狂喜地拔出筆來的。（茅盾追求）

●古樸的市街

兩岸的垂楊古道，倒影入河水中間，也大有「板渚隋堤」的風味。河邊隙地，長成一片綠蕪，晚來時候，老有閒人在那裏調鷹放馬。太陽將暮，未落之際，站在這城河中間的渡船上，往北望去，看得出西直門的城樓，似煙似霧的，溶化成金碧

的顏色，飄揚在兩岸垂楊夾着的河水高頭。（達夫代表作）

C 道路的描寫

●山路

僅能容得兩乘汽車並肩而過的山路，一面臨江，一面依着崖壁，崖頭處處有清泉迸出，在細澗中潺湲，澗裏的蔓草開着一片鮮潤的紅花，便是遭人忌厭的紫色的葡萄也表現着一種淵深的淨美。白色的或粉紅色的荻花，櫻桃般的茨子，紅得驚人的山楂，時而從崖上低垂下來，在汽車轆上懸擺。（郭沫若漂流三部曲）

我們走進一條松林間道來了。路的下面有條小澗，聽得見他的水聲潺潺。（張資平飛絮）

一條修長的石路，右面盡是田畝，左面是一條清澈的小河。隔河是個村莊，村莊的背景是一聯青翠的山岡。原來就是所謂……青的山，綠的水，花花世界！我們在路上行時，望了東又要望西，苦了一雙眼睛。道上很少行人，有時除了農夫自城中歸來，簡直沒有別個人影了。我們正愛那清冷，一月裏總來這道上散步二三次。道上有個路亭，我們每次走到路亭裏，必定坐下來休息一會。路亭底兩壁牆上，常有人寫着許多粗俗不通的文句，令人看了發笑。我們穿過路亭，再往前走，走到一座石橋邊，纔停步，不再往前走了。我們去坐橋欄上瞭望四周的野景。（徐蔚南山陰道上）

● 棧道

一面是絕壁，一面是十餘丈深的山溪，轎子

作文描寫辭典 集團生活描寫的範文

是不能走過的，只好把轎子中途棄了，兩個轎夫牽着遊客的雙手，一前一後的把轎子抬過去。鄰近振鐸莫干山的瀑布）

● 橋梁

三個橋拱，都很闊大，儼然是三座門兒；使我們覺得我們的船和船裏的我們，在橋下過去時，真是太無顏色了。橋磚是深褐色，表明牠的歷史的長久；但都完好無缺，令人太息於古昔工程的堅美。橋上兩旁都是木壁的房子，中間應該有街路？這些房子都破舊了，多年烟薰的跡，遮沒了當年的美麗。（朱自清漿聲燈影裏的秦淮河）

橋梁建築得很是壯美。不像內地那些橋一般拾級而登；橋面由遠處逐漸的高起來，更逐漸的低下去，略為有些斜勢而已。假使心意中並不

知道這是一座橋，往往走到了中央，仍不發覺；因為橋面的鋪設，和前後馬路混成一片，完全相同。闊度也是相等，不過兩旁多些橋欄罷了。所以不論電車馬車汽車腳踏車等，都可通行。（徐國楨
上海生活）

D 都市的零拾

●碼頭

一九三〇年，剛過了「五一」節。早晚雖則涼快，正午時分却已經像盛夏那麼熱。軟癱在陽下面的江漢關碼頭，蠕動着聲嘶流汗的人臉。過江來的箱籠包裹，倒亦不少。這是因為近來國聲又緊，武昌城裏的老百姓不得不打疊些細軟，送進漢口租界。（茅盾路）

S埠的碼頭上擠滿了一大堆人，在碼頭前橫着的，大軀體的輪船，漸漸的蠕動起來。輪船和碼頭漸給海水隔着了，聯絡他們的祇有空中欣舞的無數的紙帶（Tide）有紅的，有黃的，有藍的，有白的，有青的。甲板上被送的人，擲給碼頭上送行的人，碼頭上送行的人，擲給甲板上被送的人。（張資平梅嶺之春）

●火車站

樹後的烟頭愈加濃黑了，輪齒的摩擦和機身軋軋的奔動聲音漸漸地嘈雜起來，路軌前端的紅燈已換了綠色，各掛在樹頂，外洋旗板也倒懸着成四十五度了。（黃淺原長蛇）

出了車站，馬路上站了一息，我只覺得許多穿長衫的人，路的兩旁停的黃包車，馬車，車夫和

驢馬都在灰色的空氣裏混戰，跑來跑去的人的叫喚，一個錢兩個錢的爭執。（郁達夫蘇州煙雨記）

●酒吧間

來印哈德和幾個同學在市會的地底室（酒場）中圍着一張舊的白木桌子，這時候還是下午壁上的燈已經點着，因為在這地底室中這時已經黑暗，客却不多，酒保無聊地靠在壁柱上，室中一隅，坐着一位彈四弦琴的琴師和一位彈三弦琴的繚繖姑娘，頗有些西哥奈遊女風度，他們把樂器都放在膝上，在那裏出神。（施篤漢聖誕節）

●咖啡座

咖啡座的面積並不大，僅佔去了全館化妝品陳設櫥的一小部，像頭等車室中樣的並排着四列座位。從坐側面的玻璃櫥中一直透望過去，可以望見賬台裏面坐着的兼咖啡座招待的女店員。（葉靈鳳口紅）

●電影院

日埠最宏麗的 Luens Theatre 已經擦着了電燈了。青蓮色的，橙黃色的，蔚藍色的，艷色的各色樣的電燈，把戲院的外面映耀得十分璀璨。在高高的拱櫺之下，用銀白色的電燈綴成 Shine 兩字，什麼人經過這塊地方都不免給他攝引着回頭看看。（謝晨光劇場裏）

●大飯店

××飯店在北京也算個知名的中西菜館。你如果黑夜從那街上經過，隔着黑洞洞的樹木，就可以看見該菜館門口的電燈；大者如明月，小者如繁星；裏面的佈置亦還可觀；地下有雅麗而鬆軟的地毯；壁上有西洋名家的油畫，美人或風景，檯上有雪白的，抽絲兼繡花的檯單，供着芬芳四溢，含羞欲笑的鮮花。（沉君誤點）

●小飯館

他們走到一個工人，黃包車和挑夫苦力所吃的飯館裏去，叫了四碟下酒菜，喝紹興酒，又叫了三碗菜吃飯。在這種飯館子裏，像他們這樣叫菜吃已是很闊氣的了。和他們同時在這飯館裏吃飯的有兩個黃包車夫，兩個織工，一個挑夫，一個划子，一個小販，一個鞋匠。他們面前擺的是一

碟冷豆芽或者一塊冷豬肉，一塊冷羊肉，一碟冷白菜，一碟冷千張，炒肉絲，都是冷菜。（汪靜之父與女）

●糖食店

糕餅店中，青豆盛在圓盒中，蔥翠得如有生長的植物。一樣形狀一樣大小的尖角包十餘個，如整飭的牙齒，排列在圓盒的一邊上。包中是青豆，有買主時立即可以給他。長方的花生糖，尤其疊得整齊，從側面看出花生的兩片厚子葉，破快的刀口切成的斷面。每片糖的一面加以芝麻，所以現出花生與芝麻厚薄相間的層次。最可愛的是寸金糖；圓柱形的小段，象牙顏色。微軟的糖質外面滿結芝麻。中心是雪白的細粉，這是糖屑。有幾段切得適巧，露出攪在糖中的紅絲。呵，紅得有趣！

我長久不吃寸金糖了，然而還記得她的口味，當嘴開她時，細而白的糖層先給人以甜味，以後嚼着黏韌的外皮，同時聞着芝麻的香氣。（孫福熙回國）

●魚攤

賣魚的站在我的旁邊，動亦不動的在等候我的說話，但是我呢，却祇是癡癡地望着那些成排地放着的，在鱗片上面發出閃光的魚類，在紅色的切碎了的鮭魚上面，停着兩匹金色的蒼蠅，所以我心裏覺得難過起來。（平林泰子嘲）

E 鄉村的描寫

●清晨的鄉村

作文描寫辭典 集團生活描寫的範文

稻上的露滴，還同明珠似的掛在那裏。前面有一叢樹林，樹林陰裏，疏疏落落的看得見幾椽農舍。有兩三條烟筒，突出在農舍的上面，隱隱約約的浮在清晨的空氣裏。一縷兩縷的青烟，同爐香似的在那裏浮動。（郁達夫雞肋集）

靜極了，這朝來水溶溶的大道，只遠處牛奶車的鈴聲，點綴這週遭的沈默。順着這大道走去，走到盡頭，再轉入林子裏的小徑，往烟霧凝密處走去，頭頂是交枝的榆蔭，透露着漠楞楞的曙色。再往前走，走盡這林子，當前是平坦的原野，望見了村舍，初青的麥田，更遠三兩個饅形的小山，掩住了一條通道。天邊是霧茫茫的，尖尖的黑影是近村的教寺。聽那曉鐘和緩的清音。這一帶是此邦中部的平原，地形像是海裏的輕波，默沈沈的起伏，山嶺是望不見的，有的是常青的草原與

沃腴的田壤。(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橋)

市街是一頭東西的，有三里多長。這時候早市還沒有散，賣蔬菜賣魚蝦的担子常常礙住行人的脚步。談話的，論价的，揀選東西的，頗有點擾攘之概。各色的店鋪也是城市風，不過規模都見得狹小；一二個夥友坐在店櫃裏，特別清閒似地。(葉昭鈞倪煥之)

●初夏的鄉村

美麗日光，正照着一個寂寞的村莊。這村莊雖有幾家人家，這時候却都雙扉緊閉，也不知他們的主人翁究竟在不在家。村莊的南面靠山，北面臨水，水邊有長長的柳絲垂着，山上有青青的芳草鋪着，經這鮮豔的陽光一照，襯出一幅極美的初夏鄉村圖畫。(左大璋路程)

●深冬的鄉村

我冒了嚴寒，回到相隔二千餘里，別了二十餘年的故鄉去。

時候既然是深冬，漸近故鄉時，天氣又陰晦了，冷風吹進船艙中，嗚嗚的響，從縫隙向外一望，蒼黃的天底下，遠近橫着幾個蕭索的荒村，沒有一些活氣。我的心禁不住悲涼起來了。(魯迅吶喊)

在上野不忍池的近邊，在一羣亂離的住屋的中間，有一間樓房，立在澄明的冬天的空氣裏。這一家人家，在這年終忙碌的時候，好像也沒有什麼生氣似的。樓上的門窗，還緊緊的閉在那裏。金黃的日球，離開了上野的叢林，已經高掛在海青色的天體中間，悠悠的在那裏笑人間的多事。